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四卷 宦侍誤國

熹宗天啟七年秋八月，懷宗踐阼。冬□月，魏忠賢伏誅。南京守備太監楊朝，浙直織造太監李實，承天守備太監李希哲，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，天壽山太監孟進，漕運太監李明道、崔文升並免。上御日講畢，名閣臣入便殿，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，示之曰：「王之臣自云贅員，又云虛拘，非內臣牽制之乎？其盡撤各邊內臣。」

□一月戊辰，諭曰：「先朝於宣大、薊遼、東江諸地，分遣內臣協鎮，一柄兩操，甚無謂。矧宦官觀兵，古來有戒，其概罷之。一切相度機宜，俱聽經、督節制，無復委任不專，以藉其口。凡爾諸臣，宜體此意。」先是，自萬曆以來，礦稅既行，騷然苦之。既而魏忠賢擅權，敲骨剝髓，天下重足而立。上即位，首罷之，朝野翕然望至治焉。

懷宗崇禎元年春正月，命內臣俱入直，非受命不許出禁門。

二月，諭戒廷臣結交近侍。

二年夏四月，以內官監太監曹化淳提督南京織造。

秋七月，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。

冬□一月，我大清兵南下，始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。太監馮元升核軍訖，始下戶部發餉。又命太監呂直勞軍。

□二月，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、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。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，提督京營。

三年春二月，司禮太監曹化淳等各蔭錦衣衛指揮僉事。

四年秋九月，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、工二部錢糧，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。王坤往宣府，劉文忠往大同，劉允中往山西，各監視兵餉。

冬□月，命太監監軍，王應朝往關寧，張國元往薊鎮東協，王之心中協，邵希韶西協。

□一月，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地，吳直監視登島兵餉。初，上既罷諸內臣，外事俱委督、撫。然上英察，輒以法隨其後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。崇禎二年，京師戒嚴，乃復以內臣視行營，自是銜憲四出，動以威倨上官，體加於庶司，群相壅蔽矣。

罷工部郎中孫肇興。肇興監督盔甲廠，以帑訛，疏劾張彝憲。上怒，落職。

五年春三月，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：「臣部有公署，中則尚書，旁則侍郎，禮也。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，儼臨其上，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？臣今日之為侍郎也，貳尚書，非貳內臣。國家大體，臣固不容不慎，故謹延之川堂相賓主，而公座毋寧已之。雖大拂彝憲意，臣不顧也。且總理公署，奉命別建，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，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乎！」上以軍興餉事重，應到部驗核，不聽。弘圖遂引疾求去，疏七上，竟削籍。

秋七月，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。

冬□二月，南京禮部主事周鏞上言：「內臣用易而去難，此從來之通患。然不能遽去，猶冀有以裁抑之。今張彝憲用而高弘圖之骨鯁不可容矣。金鉉之撫蘆，雖倖免罪，以他事中之矣。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，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。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，王弘祖以禮數苛斥矣。若夫孫肇興、王弘祖之激直，李曰輔、熊開元之慷慨，無不罷斥，未能屈指。尤可歎者，每讀邸報，半屬內侍之溫綸。從此以後，草菅臣子，委褻天言，祇徇中貴之心，將不知所極矣。」上怒其切直，削籍。禮部員外郎袁繼成疏救之，不聽。

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勞馨提督九門。令百官進馬，三品以上各貢一匹，餘合進，俱納於御馬監，實齎金買之本監也，否則雖騎驥亦卻之。

六年春正月，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坤疏劾，乞罷，不允。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：「王坤不宜侵輔臣。」上召廷臣於平臺，謂志道曰：「遣用內臣，原非得已，朕言甚明，何議論之多也！昨王坤之疏，朕已責其誣妄。乃廷臣舉劾，莫不牽引內臣，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？」對曰：「王坤直劾輔臣，舉朝皇皇，為紀綱法度之憂。臣為法度惜，非為諸臣地也。」上曰：「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，惟因內臣在鎮，不利奸弊，乃借王坤疏，要挾朝廷，誠巧佞也。」因詰志道者再。周延儒曰：「志道非專論內臣，實責臣等溺職。」上色稍霽，曰：「職掌不修，沽立名論，何堪憲紀！」立命志道退，延儒遂放歸。

夏五月，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鑾等赴各倉，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。太監張應朝調南京，與胡承詔協同守備。諭兵部：「流寇蔓延，各路兵將功罪，應有監紀。特命太監陳大金、閻思印、謝文舉、孫茂霖為內中軍，會各撫道，分入曹文詔、左良玉諸營。」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，汾陽知縣費甲總以逼迫苦供億，墜井死。

六月，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、寧，張國元監視山西、石塘等路，綜核兵餉。

秋七月，敘內臣守萊州功，徐時得、翟升各蔭錦衣衛正千戶。命湖廣守備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。

七年春二月，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鼇獻上太平□二策，內撤監視，因求罷，不允。貶鼇獻於外。

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，以隆體統，許之。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上言：「士有廉恥，然後有風俗；有氣節，然後有事功。如總理內臣有覲官賈冊之令，皇上從之，特在別擢奸弊，非欲群臣誣膝也。乃上命一出，靡然從風，藩臬守令，參謁屏息，得免阿責為幸。嗟乎！一人輯瑞，萬國朝宗，諸臣未覲天子之光，先拜內臣之座，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？逆璫方張時，義子乾兒昏夜拜伏，自以為羞。今日白晝公庭，恬不知怪。國家自有覲典，二百餘年未聞有此，所為太息也。」上以越職言事，責之。既張彝憲亦奏辨，謂覲官參謁，乃尊朝廷。繼成復上言：「尊朝廷莫大於典例，知府見藩臬行屬禮，典例也。見內臣行屬禮，亦典例乎？諸司至京，投冊吏部各官，典例也。先謁內臣，亦典例乎？事本典例，雖坐受猶為以安；事創彝憲，即長揖祇增其辱。高皇帝立法，內臣不得與外事，若必以內臣繩外臣，會典所不載。」上仍切責之。

夏五月，陝西按察司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。宣府太監王坤奏：「監軍紀功罪耳，追逐有將吏在，果如自鏡言，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。」上不問。

六月，敘禁旅功蔭，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，袁禮、楊進朝、盧志德各百戶，賜衣幣，以擊盜屢捷也。罷各道監視太監，諭曰：朕御極之初，撤還內鎮，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，比者多營私，罔恤民艱，廉謹者又迂疏無通論。己巳之冬，京都被兵，宗社震恐，此士大夫負國家也。朕不得已，用成祖監視之例，分遣各鎮監視，添設兩部總理，雖一時權宜，亦欲諸臣自引罪，今經制粗立，兵餉稍清，諸臣應亦知省，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，以信朕之初心。張彝憲俟漕竣即回監供職。惟關寧密邇外境，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。

秋七月，發幣金、麟段給監軍太監高起潛賞功。

九月，司禮監太監張從仁改內官監提督九門。

冬□月，命兵部同內中軍張元亨、崔良用往西寧監視，及茶馬御史易壯馬。總理戶、工二部司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監提督。

□一月，侍讀倪元璐上言：「邊臣之情歸命軍容，無事稟成為恭，寇至推委百出，陽以號於人曰：『吾不自由也。』陛下何不信賞必罰，以持其後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，又使借口迄用無成哉！始陛下曰，行之有績即撤，今行之無績，益宜撤。」不聽。

□二月，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。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、張應朝，以司禮太監梁洪泰、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。

八年夏四月，承運庫太監周禮言「崇禎六年、七年省金金花銀共逋八〇九萬」，命趣之。

冬〇一月，太監高起潛弟蔭錦衣衛中所正千戶，世襲。

九年夏六月，命司禮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。

秋七月，我大清兵至居庸，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，許進忠守倒馬關，張元亨守龍門關，崔良用守固關，勇衛營太監孫維武、劉元斌以六千五百人，防馬水沿河。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。太監高起潛為總監，南援霸州。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為提督，同山海總兵張時傑屬起潛，給起潛金三萬、賞功牌千，購賞格。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、韓贊周為副提督，巡城關軍。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。尋以國徵總督宣府，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。太監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，太監杜勳分守。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，鎮守昌平。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，上語閣臣曰：「內臣即日就道，而侍郎三日未出，何怪朕之用內臣耶！」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津、通州、臨清、德州，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。

八月，命科、道各官分地督運，從太監張彝憲之言也。召廷臣於平臺，及河南道御史金光宸。初，光宸參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，首敘內臣功為借援，又請罷內臣督兵，上勿善也。是日上怒甚，曰：「仇維楨方至通州，爾即借題沽名。」欲重治之。適大雷雨，議謫。

九月，我大清兵從建昌、冷口還，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過歸路，總監高起潛不敢進，揚言當半渡擊之。偵騎報，師已盡行。四日，起潛始進石門山，報斬三級。

司禮監太監孫象賢調南京，同張彝憲守備。

冬〇月，工部侍郎劉宗周上言：「人才之不絀，非無才之患，而無君子之患。今天下即乏才，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。每當緩急之際，必依以大任，三協有遺，通、津、臨、德有遺，又重其體統，等於總督。中官總督，將置總督於何地？是以封疆嘗試也。且小人與中官每相引重，而君子獨岸然自異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。皇上誠欲進君子退小人，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，此明示以左右袒也。」不報。

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，時各進馬也。敘京師城守功，太監張國元、曹化淳蔭指揮僉事，各世襲，賜金幣。初，化淳為京營提督，收用降丁，及守昌平，俱散去，至有叩京師城下者，皆稱京營兵，莫能辨。

〇一月，敘禁旅功，太監劉元斌蔭錦衣衛百戶。命御馬太監陳貴總監大同、山西，牛文炳分守。御馬太監王夢弼分守宣府、昌平，鄭良輔協理。召兵部左侍郎王業浩、司禮太監曹化淳於平臺。

〇二月，曹化淳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，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。〇年春正月，常熟張從儒訐錢謙益、溫體仁修怨，下之獄。謙益嘗為王安作祠記，太監曹化淳者，故王安門下也，謙益得免，體仁尋致仕還。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營巡捕，王之俊副之。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。分守津、通、臨、德總理太監楊顯名參前巡鹽御史張養、高欽舜各侵稅額，詔逮之。時養先卒，下撫、按錄其家。

夏四月，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、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核兵馬械仗。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，永平道劉景耀、關內道楊於國俱駝行屬禮，上疏求免。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，罷於國，降景耀二級，以後監司皆莫敢爭。時監止之設，止多一扣餉之人，監視欲滿，則督、撫、鎮、道皆有所恃，以飭功掩過，故邊吏皆樂有監視，而上方倚任中官，不察也。

秋七月，工部員外郎方璽謫外。璽上言：「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，豈溺情閹豎者！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，而借才及之。況人臣感激聖恩，苟知報答，何論內外。每見廷臣處地懸絕，不若宮庭執御效忠倍易。凡此內臣徼茲曠典，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，不必鯁鯁過計也。」刑科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，吏部請削其籍。上手改降三級謫外。

冬〇一月，以司禮太監曹化淳、杜勳等提督京營，孫茂霖分守薊鎮中西三協，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。

〇一年春正月，任丘、清苑、涑水、遷安、大城、定興、通州各有司不法。上內訪逮入，責撫、按不先劾為溺職，近畿如此，遠地可知，命部、院申飭。

二月丙申，城廬溝，名拱極城，太監督役，掠途人受工，民力為備。

冬〇月，以御馬太監邊永清分守薊鎮西協。

〇二年春正月，敘緝奸功，東廠太監王之心、曹化淳蔭錦衣衛百戶。

二月，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。

秋七月，以司禮太監張榮提督九門。王裕民總督京營，戒午門、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。

九月，以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九門。

〇三年春三月，詔撤各鎮內監還京。

夏六月，大學士薛國觀免。先是，上召國觀，語及朝士貪婪。對曰：「使廠衛得人，朝士何敢如是！」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，汗浹沾背，於是專偵其陰事。而國觀亦漏伎，坐通賄敗。〇四年夏四月，召大學士周延儒入朝。

秋八月辛酉，上幸太學，以重修告成也。正一真人張應京請謁從臨雍，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群臣習儀於太學，時比之唐唐朝恩講經，元李邦寧釋奠事。

九月，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。

冬〇一月，禁朝士私探內閣，通內侍。於是待漏俱露立，毋敢入直舍。

〇二月，諭停內操，敕內臣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毋於外政，並申戒廷臣毋交通內侍。

〇五年春正月，罷提督京營內臣。御史楊伯願上言：「臣讀敕諭，申結交內侍之律。因稽高皇帝初無所謂緝事之令，臣工不法，止於明糾，無陰訐也。臣待罪南城，所見詞訟，多假番役，妄稱東廠。甚者誘人作姦，挾仇首告矣。夫餌人以陷禍，擇人而肆喙，惟恐其不為惡，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，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，豈不傷哉！伏願先寬東廠條例，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。抑臣復有請焉。如臣子獲罪，但敕撫、按檻車送詣闕下，未為不可。若緹騎一遣，有資者家門破散，無資者地方斂饋，為害匪淺。」上是之，諭東廠所緝止於謀逆亂倫，其作姦犯科自有司存。戒錦衣校尉奉使需擾。

秋七月，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，王承恩提督勇衛營。

冬〇月，誅司禮太監劉元斌。初，元斌監軍河南，群盜在陝、洛，元斌留歸德不敢進，縱諸軍大掠，殺樵汲者論功。及論辟，未得旨即奏辨。上怒，並誅太監王裕民。

〇六年夏五月，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。

秋七月，戒廷臣私謁內臣，果有事，朝房商之。

八月，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，韓贊周守備南京。

冬〇二月，前大學士周延儒有罪賜死。延儒當中外交訐，竟無能為上畫一策。其罷內監，撤廠衛，內臣日夜文致之，故延儒始終皆以璫敗。初，延儒受主眷深，諸璫稍稍乘間媒孽，上俱不信。延儒益忽之，不為慮。迨視師行邊，上意稍移，而諸璫乃盡發其蒙蔽狀，上信之。吳昌時事發，聖怒遂不可回矣。

〇七年春二月，李自成自山西趨真定、保定，命太監高起潛等分據要害。

三月，李自成陷宣府，太監杜勳迎降；入居庸關，太監杜之秩迎降。以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，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分守諸門。丙午，賊騎薄彰義門，太監杜勳絕城上，入見大內，張皇賊勢。語守璫輩曰：「吾黨富貴自在也！」是夕太監曹化淳開門

降。上死社稷，內臣從死者惟王承恩。

谷應泰曰：

嘗聞宦者四星，在皇位之側，而腐身熏子，動相銜達，金貂左璫，口含天憲者，所由來漸矣。然秦以趙高敗，漢、唐以宦侍亡。太祖鑒之，凡內豎不令讀書，取備掖庭，給灑掃而已。及乎中葉，寵用刑餘，英、憲、武、熹亂者四世。比至懷宗，沖齡踐祚，睿謀天縱，手剪凶璫。雖李閔有伺安之功，曹騰參建桓之策，而卒之張達坐收，甘露無變，不動色而去大奸，斯已奇矣。然其初年，江南織造，即便撤還，塞北監軍，悉皆免罷。仍諭內臣受命，始出禁門，廷臣在官，勿交近侍。於時嘖笑不假，狐鼠無竊，宮中府中肅清極矣。

詎意渭水陳兵，甘泉舉火，而問錢穀則大僚不對，咨廟算則肉食寡謀。秦既無人，王真孤立。乃始參任貂璫，往來給使，勞軍轉餉，偵刺行間，蓋亦有所不得已也。自是之後，王坤等分監宣府、大同，而張彝憲總理戶、工，唐文征親督京營，高起潛監視錦、寧，張其鑿盤驗收放。內外各司，必兼貂貴，緣邊諸鎮，復設中涓。語云：「西頭勢重南衙，樞機權過宰相。」良不誣矣。其後高弘圖、熊開元次第投劾，倪元璐、袁繼咸先後上章。侯覽用事而朱穆發疽，朝恩即席而魯公爭坐，國體既傷，宜士大夫之所鄙也。然而英主在御，太阿未落，非有王振土木之罪，汪直西廠之酷，劉瑾不軌之謀，魏忠賢閹奸之狀，而潛窺意旨，馴致敗亡者，無他，陽授以國柄者，猶摘龍之珠，而陰寄以耳目者，直竊叢之神也。

總之，懷宗怒在門戶，故必用甫、節以伺膺、滂。而懷宗疑在蒙蔽，又必用弘、石以發楊、賈。卒之中常子弟，悉合黃巾，涼州議郎，責輸貨賄，而天下事不可為矣。以予論之，崇禎初造，人望太平，假令推誠置腹，則煬灶可除；任賢去邪，則小群可渙。與其誦之於閹人，孰若信之於正士。回天獨坐，固無事此曹也。獨奈何輔國就誅，元振更用；左宦既殺，張讓復然。眉睫之喻，乃為識者所悼，惜哉！